

□许志杰

车进菏泽便有一股淡淡的牡丹花香沁入心扉，人的精神顿时来了。谷雨前后正是观赏牡丹花之盛季，古老的曹州焕发着生机，把崭新的菏泽献给每一个丽日春光，陶醉了那些不辞辛苦赶来朝拜的牡丹迷。我来过这里，三十多年前的第一届菏泽国际牡丹花会，就是延续至今的牡丹花节。那会儿年轻，不解花语，一眼飘过，便匆匆别了。如今闻香不识路，30年不曾谋面，菏泽屹立，让人刮目相看。

说来话还长，其实我与菏泽之缘还可以再往前推行十年有余。那是一个春天，1981年我读山东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下学期，根据任课老师黄冕堂、管美蝶先生教学研究的需要，安排几位同学到菏泽、济宁地区调查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课题，重点是家谱中人口增长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那会儿从济南去菏泽一趟不易，要先坐火车到济宁，从那里换乘三次透风撒气的长途汽车到达属于菏泽地区的单县。住过县城，去过黄岗、马楼公社，印象最深的是在单县城边借宿一家木材厂。厂里有食堂，早餐有小葱拌豆腐，那种来自黄河故道沉沙土地的芳香气息直击味蕾。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同学们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奔驰在一马平川的黄河故道，从单县到曹县又到定陶，一路搞社会调查，一路走亲访友。单县是时瑜、朱瑞英两位同学的老家，曹县有同学马铃的家，有曾教我们英语的黄月兰老师。冒昧敲开马铃家大门，爷爷迎接了他孙女的同学，让我第一次得识盛开在房前屋后的曹州牡丹。一路打听到了曹县一中看望黄月兰老师，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大不了学生几岁的黄老师激动得几度落泪。定陶是同学贾贵荣的老家，这位善良淳朴又十分要强上进的好同学，后来曾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天妒英才，时六十虚岁患病英年早逝。

一直有重走这段路的想法，四十多年过去，今日单县、曹县、定陶是何等光景，决非固有之面貌了。

三四十年来弹指一挥间，此行菏泽专为牡丹而来。朋友荣宏君应央视之约，书《百家讲坛》“翰墨天香”之篇章，以“洛水春晖”开讲，连续八个黄金时段，述说有国色天香之美誉的牡丹历史，结于“十分春色”，圆满。宏君邀数位好友在其家乡一起为“翰墨天香”开播助兴，赏花看景，品尝代有传序的古曹州府美食。宏君从老家曹县进京击水漂泊，扎根于京城丰厚的人文学术与艺术沃土，硬生生在高人林立的文化水泊蹚出一条自己能够驾驭前行的学术之路。宏君受益于黄河赋予的地理与文化基因，心念乡亲，带着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翰墨天香”回家开讲，天时、地利、人和，伴着牡丹花香飘洒于明媚的春天。

没有一种花像牡丹这样历经千年而不衰，更无一种花若牡丹与国与民休戚与共，一部牡丹史便也写就了一部家国史。宏君为家乡带回一册失散多年的《桑篱园牡丹谱》手抄本，不是善本胜过善本。此谱成书于清道光八年，原著者为菏泽赵楼花农赵孟俭。此本抄录于1942年立春日，“松圃主人抄藏”，已过八十年。赵楼是曹州牡丹种植最早的区域之一，赵家世代种植培育牡丹，赵孟俭自小跟随家人奔波于牡丹花圃，聪慧好学，善于琢磨，把父辈培育的新品种记在纸上，终将130种牡丹整理入谱。《桑篱园牡丹谱》未能刊刻行世。宏君研究中国牡丹发展史，备讲《百家讲坛》，广泛征集牡丹史书，遍访国内各大牡丹花圃，拜访花农后代，幸而得之。牡丹谱录具有重要的科学考证价值，是研究牡丹发展演变的珍贵历史文献，牡丹是否在一地兴盛，牡丹谱录是重要标志。大唐盛于洛阳，明朝移步亳州，清朝时曹州为牡丹栽培中心，共产生了四部牡丹谱录，“花魁”在“曹”很是贴切。

菏泽牡丹一直走在自己选择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初始就不是只供观赏，而是根植民间，与百姓生存、过日子密切相关。盛开在房前屋后的菏泽牡丹，代有传人是其赓续绵延的基石。在《桑篱园牡丹谱》座谈会上，我见到了赵孝庆先生。老人家76岁，世代花农，说起牡丹，关乎历史、品种、花圃，无不烂熟于心。近几十年全国共培育牡丹花一千余新品种，赵先生参与培育、指导的就有700多种。他提



【风过留痕】

## 菏泽牡丹花 盛开在房前屋后的

着一个看上去已经破旧的包，边讲边从包里拿出一沓散着的书页，每一页都饱含着自己辛勤的耕耘和对牡丹的深情。一本散着的老账本，是他从大街上即将点火烧毁的旧纸堆里抢出来的，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赵楼公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种植牡丹的品种和数量，相当于那个特殊时代的一部牡丹花谱。正午12时许，赵老从包里小心翼翼取出一本小册子，平整地展示在桌上，众人围上去看，无不惊讶，原来这也是一部《桑篱园牡丹谱》手抄本。宏君把自己收藏的《桑篱园牡丹谱》与之并列，经过对比，赵藏版本原本要早于荣藏原本，但抄录本则是荣本早于赵本。牡丹谱也像家谱一样每过多少年就会续修一次，品种少说明成谱早，反之就晚。赵老与宏君异口同声，他们愿意合作整理出一本新的《菏泽牡丹谱》。一老一少，像是完成了一次接力棒的手递手，承载着历史，托付着未来，续写了一段动人的牡丹诗话。

秀色可餐，好看的牡丹亦是可口美味。十几年前，赵孝庆在新培育的一种牡丹花卉中发现可用作榨油的花籽，于是多方实验，终于成功。牡丹籽油，包括能量、蛋白质、亚麻酸、饱和脂肪等指标均在各类食用油品中占优，实现了牡丹花从仅供观赏到可看、可用的根本性转变。牡丹花饮品更是花样繁多，花蕾、花瓣、枝干、叶片，与水交融，滋润于心。一朵看上去犹如睡美人的牡丹干花，放入足够大又透明的玻璃器皿，注入88摄氏度白开水，花朵浸水渐次苏醒，羞羞答答的睡美人开始泛着蛋黄色，俄而换装，呈现娇嫩细腻的乳白色。花朵完全开放，立于器皿之中，风雅、华贵。华清池里浴牡丹，水不解渴花止渴，惹得茶人醉。闻听已经有了牡丹全宴，还没这口福。看菏泽牡丹花开遍地，想那满桌子的牡丹佳肴，梦回大唐不可得，蓦然回首，她却在朝气蓬勃的古曹州等俺。

牡丹花一直盛开着，伴我菏泽行，坐卧花丛不知归路。离菏泽，依依惜别，朋友说，明年还来，小别情更烈。朋友送一朵待放的牡丹花，精心呵护，回家插在花瓶，绽放如初，朝暮相见。斗胆套改郑燮板桥先生咏牡丹诗两句：十分颜色满堂彩，原是牡丹随俺来。

□雪樱

还没进入山东省美术馆，我就看到一群小学生排着队过马路，打头的女生举着旗，在阳光的轻吻下格外耀眼。转眼工夫，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一队小学生，如顶着黄头巾的“小蘑菇”，一股脑儿钻进了美术馆大门。进入展厅后，我才发现，里面有数不清的“小蘑菇”，以及大学生、儿童手推车、轮椅等。那天是工作日，却挡不住人们来看济南国际双年展（简称“双年展”）的热情。

观展，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对话。我们看似空手而来，实则携带着一箩筐的故事和梦境，轻盈如羽，无形无迹。一楼展厅里色彩斑斓的《景观墙》，引人频频驻足，徐国峰收集大量废弃儿童玩具做成的装置艺术作品，那分明是“加长版”的童年记忆，召唤人们前去认领，认领的同时也唤醒了环保意识。与之呼应的作品，是二楼的《母子》，同样出自他的手，从造型上便给人以视觉冲击。鹤鹑妈妈从高处给孩子喂食，嘴里的食物全部源自人类生产、生活的垃圾，触目惊心，又令人心痛，如何还自然一片净土，每个人都应反思。令人警醒的还有《19赫兹》。据说作品的灵感源自科学家意外的发现，一只鲸鱼的歌声被海底地震仪记录下来，这些自然声音经过编曲，配上海底音频进行可视化创作，最终以炫目的影像呈现大海深处的起伏波澜，本身就是一种沉浸式和交互式的体验。这一幕，使我想起茅盾文学奖得主刘玉民的小说《过龙兵》。“过龙兵”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自然奇观，指出海打鱼的船只，渔汛期遇到鲸鱼追食鱼群，此时不能靠近。鲸鱼生于大海又反哺大海，当我们争相聆听它的曼妙歌声时，不啻一种精神层面的挽留或忏悔。

国际双年展是流动的人文风景，从中能遇见自己，看见众生。我在《十方一切众生相》展品处停留良久，数百张人物肖像，凝视的瞬间，使人悲悯，使人敬畏，使人联想到经历过的各种苦难，正如作者童雁汝南所说：“安于每个当下，此时肖像画，是可游可居的山水，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看见众生，亦是看见灵魂。无独有偶，阿根廷艺术大师雷安德罗·埃里希的《教室》，去之前我被网络上的刷屏所吸引，到了现场才发现，空间并不多么宽敞，仅容纳两三人同时进去体验。自己的投影，置于废弃的教室，令人极度不安，一时间分不清哪是参与者，哪是旁观者。我想，如果博尔赫斯坐进去，是否会诞生什么新的奇思妙想？他早就说过，人生如同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虚妄空幻的飞翔。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曾把穿衣镜作为主角讲述穿越时空的故事，他还写过“穿衣镜全球小史”，穿衣镜把他感兴趣的三个领域，即物件、绘画和摄影，都串进了全球历史进程，带着他去不同的地方，遇到各式各样的帝王、艺术家、作家、民众。镜子也是哈哈镜，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投影惴惴不安，莫过于处于虚幻与现实的模糊地带，精神失重。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济南四门塔的两组作品。本土艺术家顾黎明的《四门塔》很是抽

象，就像1895年康定斯基在莫斯科首届印象画派画展上没有认出莫奈《干草堆》系列一样，我第一眼也没有辨认出是四门塔。这组作品为两幅，一幅为圆形，另一幅为方形，他采用布面油彩、丙烯、宣纸、拼贴等构图方式，以黑色、珍珠色、白色，体现四门塔的朴素。他借助这座隋代佛塔四个正位朝向，从方圆构造元素中凝练出视觉语言，阐述人的精神诉求。另一组展品是柯佳敏的《迷·城》系列，她独具匠心地制作了两栋地标性建筑，四门塔和济南绿地中心，一老一新，见证千年古城的前世今生。相比之下，柯佳敏的作品更具象，顾黎明的作品更深邃，他们用艺术语言讲述济南故事，使人心灵洞开，带给我全新的艺术审美。

文学家木心曾说过：“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遵循福楼拜的忠告：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当被问及最喜欢哪位作家时，他答道：“我的私爱既为博爱。”呈现与退隐，是艺术家的必修课，通过作品把自己隐身，个人经历转化为艺术经验，且在超越现实中得以升华。在展览中，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大多数艺术家都是首次邂逅，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记住，但作品的一瞥，深深拓印在我的心灵上，如闪电，似霓虹，若流星。《解放军报》编织的军大衣、八角帽和军鞋，用大小不同的金属圆片按秩序悬挂排列的《黑白》，融合绘画、雕塑、多媒体数字交互等多种媒介的《乐园》，借助数字技术打造而成的动态《鹤华十二时》……人世之间，总有些东西能够唤醒记忆，抑或让人灵魂出窍。法国艺术家劳瑞·普罗沃斯特的作品是一件色彩斑斓的挂毯，位于展厅里一个蓝色的半封闭空间。作品以《在大厅的门后，辣椒进入了右眼》为题，背后的故事颇为有趣：祖父在挖掘从法国家中客厅到非洲的隧道时失踪了，于是，寻找和探索成为主线。只见一块标牌写着“理想的情况下，通过这扇门我们将找到失踪的祖父”，挂毯上的图案包含茶壶、紫红色的倒车镜、镜子的把手，以及植物、标识和灯。跟随祖父的挂毯，我们重返童年，那些或远或近或深或浅的记忆随之复活，在梦境中遇见更深的自己。

离开时，已经到了闭馆时间。我念念不忘一楼大厅的大型冷烟花装置《光彩艺术 神柱：绽放》。听朋友说，当展出启动的时候，装置会被安全爆破，蝴蝶与玫瑰花瓣的花屑从神柱中喷洒而出，恍若天空绽放一场盛大的烟花，花瓣轻舞，蝴蝶翩跹，浪漫如星空。与其说这是古原的艺术礼赞，不如视作我们共同的“说吧，记忆”。小说家纳博科夫自带蝴蝶的魅惑气质，连他的那支笔也是捕蝶器，他与恋人参加运动会时曾写道：“一只与我们浪漫史同龄的黄绿蛱蝶，在花园的一条长椅背上，晒着它碰伤的黑色翅膀。”犹记得古原的个展名叫《迷蝶》，意为“说吧，蝴蝶”，我恍惚觉得，那蝴蝶正是黄绿蛱蝶。本届国际双年展的主题是“共生世界”，当人与蝴蝶共同起舞，梦境随之打开，精神世界就再也关不住了，岂不浪漫至极！

## 黄绿蛱蝶、记忆与其他